

上海名媛

萱雪 著



这是一场从一开始就笃定的旧上海滩情逐，
即使万劫不复。

狭路相逢，无人幸免。

爱情之于他们，
是甘醇的美酒，还是见血封喉的砒霜？！

广西人民出版社





萱雪 著

上海名媛

SHANGHAI MINGYUAN

I247.5
X933

广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上海名媛 / 萱雪著. — 南宁: 广西人民出版社,
2010. 6

ISBN 978-7-219-06937-0

I. ①上… II. ①萱…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 045363 号

监 制 彭庆国
策划编辑 马妮璐
责任编辑 袁 铭
责任校对 周娜娜 程颖卿

出版发行 广西人民出版社
社 址 广西南宁市桂春路 6 号
邮 编 530028
网 址 <http://www.gxp-ph.cn>
印 刷 广西大一迪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990mm 1/16
印 张 18
字 数 178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6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6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19-06937-0/I·1282
定 价 26.00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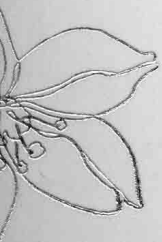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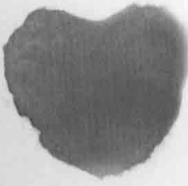
萱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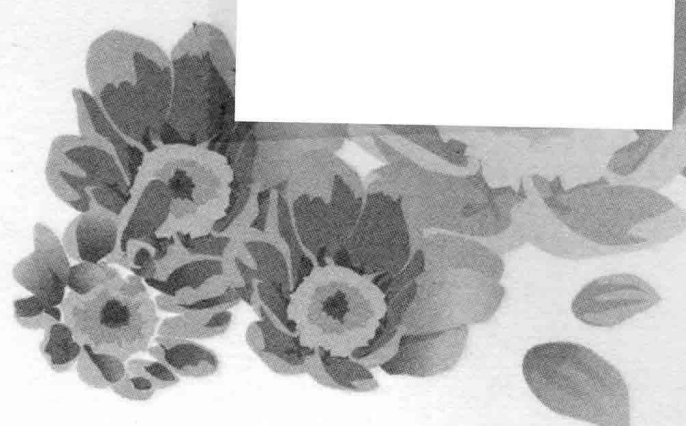
完美主义加现实主义的偏执狂，

天秤座女子，

我渴望写出既有激情又有深度的文字，

这是我对自己的期许。





目 录

引子 001

夜上海，历来被“繁华”二字牢牢地锁定了身价。但在这朦胧细雨中，却有一番别样的精致迷离，好似江南的雾霭重重，隔着万重关山，终须一别。

第一章 瞬息浮生 004

天是灰蒙蒙的，漫天的藏青间夹杂着暗铜色的斑驳墙壁，仿佛岁月不老的传奇。她一身白色蕾丝礼服，凌乱着发丝游走其中，一直迈向弄堂深处……

第二章 尘缘未断 020

威爷手中握着烟斗，程达只听咔的一声，烟斗便已碎成两截，孤零零地摔在地上，乌沉的烟杆衬着鲜艳的地毯，刺目扎眼。

第三章 薄话夜雨 035

她只觉一只无形的大掌正箍住她的颈项，让她无法呼吸。第一次看到他如此锋芒毕露，她不觉满头冷汗，死死地攥住旗袍的衣角，只感觉到死一样的冷。

第四章 月上初时 051

她只觉苦涩，心头好似被刀子刮了一遍。甩过头，她一字一板地道：“我不稀罕你的好。”



第五章 无情不虐 069

只见沈绣月脸色先是一变，很快便又恢复如常。她坐到繁锦身边，一字一板地道：“真是漂亮的链子，漂亮得连我都要嫉妒了。”

第六章 妻妾成群 087

“放心，我会如你所愿。可是——她毕竟还顶着戚太太的身份，我得要她明白自己的身份。”最后一句咬得狠了，听来不觉变味，“彻彻底底地明白！”

第七章 花骨冷香 103

她的额头撞得不轻，呼吸微弱不可闻，有殷红的血水自双腿蜿蜒而下，转瞬染红了长长的雪纱下摆。他猛地瞪大眼，跌跌撞撞发狂一样抱着她疾奔而出。

第八章 与子偕老 120

繁锦听到细碎的脚步声，踏在方砖地上，发出清脆的磕响，身后不知有谁在唤她，她慢慢转过身，巨大的月儿遥挂房梢，如同一盏不灭的灯火。来路这样坎坷，回首再望，已是物是人非，只看到弄堂深深，一片寂静。

第九章 鹌鹑梦醒 136

蓦地回过头，只看灯火辉煌间，她在霓虹灯下独个儿背身站在那里，深蓝色芙蓉长肩绸布旗袍缎面上泛着十色流光，这样迷离的红尘，却只有她一个人，为他留下的是落寞。



第十章 情何以堪 154

“我……不喜欢喝茶。尤其是香片。”她小心翼翼地撇开头，不让他看到她的泪光。可是她的声音那样低，仿佛在低泣。“是吗？原来你已经不喜欢了。”

第十一章 却上心头 168

他下意识低唤：“繁锦。”便传来上楼的脚步声，女子用背顶开门，蓝格子麻布旗袍下的窈窕身段若隐若现。他看着，只觉得呼吸一窒。然而当女子端着餐盘转身露出張全然不同的脸时，他才不由得一阵阵心冷。

第十二章 冷雨葬花 184

不好的预感转入脑海，他只觉太阳穴突突地跳。仔细去听，才断断续续听得：“夫人她……独自开车……撞……”听到这里，他已经天旋地转。

第十三章 乱世烽火 199

行馆里有血和胭脂的味道，同样让人觉得浓烈窒息。

望着被拖出去的尸体在地上划出长长血痕，邱清和皱着眉，“马上派人清理干净。”

旁边的戍卫队长立刻领命，行了个军礼便匆匆退去。

他推开门，便见到自己的长官正躺在女人的怀中，面色苍白，左臂还在汨汨淌血。那女人身姿妖娆，瞥了眼邱清和，似笑非笑。



第十四章 旧爱难寻 213

她压抑着呼吸，眼眶微热。这样近的距离，甚至连他的心跳也听得一清二楚，可是为什么——他们明明这样的近，却又那样的远？仿佛隔着命运的长河，永世无法渡到彼岸。

第十五章 往事如烟 231

看得出那是张早年的黑白结婚照，新娘那一半已经不得而知，唯独看得到新郎俊朗的笑容，一身新式西服，执着身旁人伸来的手，那样幸福明媚。

第十六章 心自成灰 246

她无法再犹豫，因为她欺骗的不仅是自己，也是两个爱她的男人。爱情的路太狭窄，根本容不下第三人。而她和戚默然是同一种人，永远没有妥协。

尾声 相思无凭 262

有血的滴答声渐渐传来，她最后的笑容凝固在眼前，他想起许多年前，他第一次见到她。那日茉莉芬芳，月下香静静绽放，她穿着小碎花旗袍，捧着琵琶来到他面前，挑了帘子瞅着他，并没有笑，却只那一眼，自己便再逃不开……可是，全都结束了。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 上海

六月盛夏，梅雨方至。

淅淅沥沥的梅雨来得并不突然，灰蒙蒙的雾气给午夜时分更添一种愁意。有轨电车叮叮当地摇着铃铛开过，大街上撑着各色雨伞的行人步履匆匆。

夜上海，历来被“繁华”二字牢牢地锁定了身价。但在这朦胧细雨中，却有一番别样的精致迷离，好似江南的雾霭重重，隔着万重关山，终须一别。

翠微路颐源居对面路西，有个不大的饭店叫“汇湘园”，却是闻名上海滩的一流湘菜馆子。出入的皆是达官贵人、名流仕女。

一辆崭新的雪佛兰刚在正门处停罢，服务生便殷勤地打着伞跑来将车门拉开，恭恭敬敬地行礼。

“戚爷。”

走下一位三十出头的俊美男人，一身笔挺西式服装，衣服是深宝蓝色，衬着夜色深沉，雨雾迷茫，颇有一番男人少见的风流韵味。他踏前一步，光亮的皮鞋被溅到雨水，立刻有人蹲下为其拭净。

他漠然转过头，身侧一溜人都是哈腰低头，直到他重新迈开脚步才纷纷

跟上。

服务生一直迎到雅阁，那里早已坐满了等候的来客。屋内三四人或闲聊或品茗，瞧见他进来，皆站起欢迎。

“范老，你可真是挑了个好天。”男人微微勾起一抹笑，只是笑得太冷，寒意反倒不宣而至。不知就里的人还以为他是来掀场子的。

举办这次聚会的主人姓范，是个珠宝商人，五十开外，长得虽然慈眉善目，却是商界无人不知的菩萨面、阎王心肝，做起买卖来谁也算计不过的一只老狐狸。

戚默然双十年少便已凭着殷实家底攀在商界，稳足十里洋场，却是黑白两道通吃的双煞人物。十几年过去，他一番得意至今，多少大风大浪硬是没有翻过船，如今谁人不知“戚爷”的名号。他只消跺一跺脚，上海滩都要跟着震三番。

“有首诗说得好，‘南京犀浦道，四月熟黄梅。湛湛长江去，冥冥细雨来’。”范老哈哈笑道，“你去金陵三个月，兄弟们实在想你想得紧，这不就邀了你来？”戚默然与范自得是难得的忘年之交，知道他对冒雨应约也不甚在意，只图寒暄得热闹。

“茅茨疏易湿，云雾密难开。竟日蛟龙喜，盘涡与岸回。”戚默然接完下句，便也是哈哈一笑，几个人拥坐入席。

跑堂有礼貌地敲门宣菜，范自得为戚爷单要了壶上好的香片。

淡淡的茉莉花香随着热气袅袅袭上，转瞬散到了雅阁四处，芬芳的花香馥郁飘起，他一向喜欢这感觉，感觉人生就如同这茶，越品越是味道。

潇湘猪手，酸辣鸡丁，芙蓉鲫鱼，风情羊柳，金鱼戏莲，炸八块，口味蛇，洞庭金龟，鲛鱼烩芽白，开胃水鱼……典型的桐木中式圆桌上不足半盏茶的工夫便布满了好菜，一行人边寒暄边开席。

吃到一半，便开始烟酒之气缭绕，范老看戚默然独自不语地抽着烟看着戏台，便嘿嘿一笑。

“逸衡，知道你喜欢看戏，今晚专门给你准备了一场好瞧的。”

“逸衡”是戚默然的字，朋友多如此唤他。

手上的烟不知何时已燃尽，他默默弹去，烟灰便悄悄散去。当他点燃新的

一支，抬起头——

她便暮然出现——

楼台是沉沉的乌色，好似她的发丝，端正地绾起来，上面一只简朴的银簪子，簪尾仔细描着一束梅花，此梅淡淡如同她洁白的肌肤，发髻下纤细的脖颈灵巧纤弱。

她一身淡粉色长身坎肩旗袍，外面罩着舍织蜡染的花布小袄，对襟且锦绣镶边，同色的梅花坠在好似小鹿一般丰盈饱满的胸前，连带眼脸上也淡扫了这粉嫩的红色，衬着娇艳的唇。她只一眼瞥来，便都是粉红的精致风情。

昏暗的灯光下，她盈盈而坐，白皙的双臂捧着一把玉木琵琶，只见脊背刻着诗句处，有一条如电行的裂痕，深深陷在玉面上，完美中的瑕疵。

只见弦轴与覆手之间缕着四丝弦线，都是柔韧的质料。她十指悄然弹起，流水翻云间，清逸四泻。

众人浑然不觉被迷住了心魂，他死死盯着她的脸，却是半点也未听进。

她似有所觉，悄然抬首，遥遥朝他盼来。

那一眼，他便已轻轻笑了起来。

“你，叫什么名字？”

“繁锦，苏繁锦。”

她媚眼如丝，倾吐着，一生一世，不过由此开始。



法兰西古旧落地钟传来轰鸣声，好似沉沉的闷雷，一直传进卧室。芭蕉铺着大叶子朝天仰望，有阳光渗过叶隙，洒在地面上，将烟尘渐变得缥缈。而繁锦卧在床榻之上，远远看去只觉碧绿一片。

她醒来的时候身边的人早已不见，只有满床的欢爱气息絮语着昨夜并非一场梦。

她环视了四周，昨夜只顾得上脱衣服，没来得及仔细打量，这才发现这是一个极西式的公寓，占地不大，却是标准的花园洋房建筑。墙上仔细贴着紫色的壁纸，图案上的铃兰成堆聚在一起，仿佛在风中摇摆。床上是上好的席梦思，柔软到身子一躺上去就仿佛置身海洋。

她起身想穿衣服，才发现旗袍昨夜早已被他撕扯成段，只得勉强先裹着雪白的床单坐到梳妆台前。

这时有人礼貌地叩门。她一怔，回道：“请进。”

走入一个高大的年轻男子，相貌堂堂，嘴角紧抿，在繁锦好奇打量他的同时，对方只是非礼勿视地一眼带过。



“苏小姐，这是威爷吩咐的衣服和钱。”说罢他将衣服工整地放到门旁的软椅上，上面还摆了个厚实的信封。

正当男子转身欲出之际，只听身后传来细细的脚步声，接着一个好听的声音朝他问道：“你叫什么名字？”

他半侧过身，垂着首，只见上好的羊毛地毯上，她的双脚立在其中，脚指头涂着好看的鲜红蔻丹，更显得她肌肤雪白娇嫩。

“程达。”

“程大？”她似乎故意误听，轻轻念着时满是浓郁的娇媚嗓音。她眯着眼睛笑起来的样子，在他看来好似猫般慵懒，仿佛正对着他撒娇。他立刻打住思绪，僵直身子，冷冷转过身，“请换好衣衫后下楼。”

繁锦在他退出房后，以极快的速度换上衣服。那是件鲜红色的绒绸缎子旗袍，嫩黄色的暗花，金线镶边。为了配这样一件衣服，她专门在梳妆台前挑了一管合适的口红。

她没有把头发绾起，而是编成很老气的麻花辫，想到一会儿要去见的人，她又选了件薄外套裹住衣服的鲜红。

掂了掂信封中的银圆，她笑着转过身。

当她出现在程达面前时，他显然为她的发型愣住。

“您要出门？”

他对他的用词很是惊讶，“听来好似这是我的家。”她不禁笑道，嘴角一个浅浅的酒窝便显出来。

“威爷今晚在‘威廉姆斯’订了席位，届时希望苏小姐能共席。”

她点头，看不出喜怒，便提着高跟鞋在用人惊异的目光中走出了门。

一出门她便发现这条街区全是高级住宅，以至于根本雇不到黄包车，于是抱怨着走了大约一刻钟才到了闹市，遇到车夫后立刻叫住。

“到‘第三医院’。”

黄包车跑得稳慢，她却觉得晃悠不已，脑子嗡嗡响了一路，连上午的街景也变得好似在艳阳照射的炽热氤氲中朦胧。待到了医院门口，她特意绕到后街去买了一大碗粥和小菜，以及花和杨梅。

熟门熟路地走进病房，床上的中年妇人正睡得安详。

她低低唤了句：“姆妈。”

那妇人没有回应，她突然怕极，小心翼翼地摸她的脉，直到感觉到脉搏才安下心来。

她起身去洗杨梅，回来的时候姆妈已经醒来，正温柔地看着自己。

“小姐。”

“姆妈，睡得好吗？”

“小姐昨天突然去了哪里？担心死我了——手术费的事情你千万别伤了神。我这老毛病，回去睡几觉保管养好。”

“姆妈，我知道。”繁锦朝她笑着，慢慢吹凉稀粥后把杨梅搓碎混入其中。

“冷医生今天还告诉姆妈，等再过几天就可以出院了。”姆妈没有名字，只是自称陈刘氏，陈自然是夫家的姓，说是少年寡。繁锦的生母嫁到苏家做姨太太时，姆妈便是陪嫁丫头，后来做了繁锦的奶娘。繁锦由于母亲早逝，和姆妈更是情同母女。

繁锦在听到冷医生的名讳后，显然很不高兴，便不再说话。姆妈看得分明，便拍拍她的手。

“小姐，冷大夫是好人，出身世家又一表人才，你也不妨考虑考虑。齐家少爷……也都没了快一年了，你总该为自己打算打算。本来就是错的，难道要守一辈子吗？”

“姆妈，我去打热水。”繁锦心里不是滋味，便转身拎着水壶走出病房。

打完热水她便一路奔到主诊室，将手中一摞银圆砸到了卢主任的桌上。

“这是三百大洋，请尽快安排我母亲的手术。”

卢主任藏在圆镜片后的一双势利眼里满是惊讶，似乎有点想不通昨天还跪在自己面前乞求的贫穷少女，为何一夜之间能够变出这么一笔款子来。

忽然仿佛想明白什么般，他咧嘴一笑。

“这是当然，苏小姐为人果然非同一般，姿色不错就是好，啧啧。”

繁锦看到他的脸便有说不出的厌恶，转身大步走出主诊室，不想迎面走来



一个人，撞了个趔趄。

“苏小姐！”繁锦看到来人竟是冷玉卿，立刻低头想绕开，却不想那人竟一把拉住她。

“冷大夫，男女授受不亲。”

“我——”那冷玉卿倒是个薄面书生，脸已经红了，可看到繁锦想要挣脱便没有下定决心松手，不由得失声唤道，“繁锦——”

“请叫我的姓，想必我和您还没有熟到这种程度。”她冷哼道。

“苏小姐，为什么你这么讨厌我？我……我哪里让你不满意了吗？”

“你没什么不好，是我配不上你。”她认真地说道。

冷玉卿又是一阵脸红，“我知道，昨天我大娘在你面前失礼，竟然以手术费要挟你……要你跟我……我、我实在是很对不起你。”

“冷大夫，要说对不起，也应该是你对令夫人说。”

冷玉卿很快冷下脸，“你真的不考虑做我的二姨太吗？”

她不想再面对这一张虚伪至极的脸，便用力甩开他的手，头也不回地走了。

等回到病房，发现姆妈已经又睡了。

她知道这病麻烦得紧，如此慈祥的一个人，为何偏偏老天不肯放过她？

她轻柔地执起姆妈的手，看了不知多久才渐觉日已西沉，突然想起什么般，她的眸中闪过一丝决意，便起身离开医院。离开的时候她多递了些钱给一名女护士，拜托她替自己多照顾好姆妈。

衡山路两边浓密的法国梧桐绵延了好几个街区，悠远的历史使树的枝叶异常繁茂，经过修整的树枝密密地遮盖了路的上空。烈日炎炎的夏季，这里却是一派世外桃源的景象。走在路上，不时有凉爽的轻风拂面而过，带来一阵沁人心脾的凉爽。

在回到衡山公寓前，繁锦仔细把辫子扯开了来。

她的头发很直很长，一直没有狠下心听酒楼的姐妹们的话去烫那个什么摩登得很的西洋髻发。一是怕受罪，二是她现在真的很穷。

她还没有敲门，便有用人来迎接她。她并没有理会那些怪异的眼神，笑着便走了进去。

老旧的落地钟准时敲响，钟前正背对着她立着一个身穿老式青衫的男人，他正掏出做工精致的银怀表好似在对时。斑驳的日光洒在他宽厚的背上，将案

台上一盏湿婆像的倒影印在了上面，是狰狞而狂肆的存在。

这是个奇异的男人，儒雅和张狂结合得如此完美。

她见到他的第一面，他笑得那样儒雅可亲，可眼神却是霸道而冷漠的。

繁锦心中一紧，直挺挺在距离他三步远的地方落定。

戚默然没有回头，便已知道是她。慢慢低吐的话语带着上海人独有的口音，然而他讲起来却是四分威严，六分潇洒。“我喜欢守时的女人，只有太过高傲的女子才会让男士等候。”他虽是西式打扮多，可是骨子里却是旧式做派。

“太过高傲的女子必有其值得高傲之处。”

他听到回答，回过身——俊美而沉默的脸，却异常狂妄。

“那么高傲的女人，包括你吗？”

繁锦哧哧笑起来，她笑的样子很漂亮，脸颊是嫣红的，眼睛会弯成一泓月儿，男人看了都会沉醉其中。

“我想，我还没有那个资本。”她的语气很谦恭，但眼神却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他瞅了一眼，便笑了出来。

离约定时间还有一个小时，戚默然换了一身西装，又吩咐下人拿来一件合身的女式礼服，繁锦当然没有异议地换上，只是暗道礼服上的蕾丝太过烦琐。

用餐的时候她意外发现，戚默然是个有情调的男人。

他送了她一束月下香，月下香又名“晚香玉”，因为它的花朵入夜出香，沁人心脾，所以不少人又喜欢把它叫做“夜来香”。

“这束花很衬你。”他是这样解释的，“它和你一般，只要我一遇见，便会迈不动腿。”

她但笑不语，细细品了口法式黑松露浓汤，便皱起眉头。

“太甜。”

他便立刻叫来侍应生，换了一个拿破仑千层酥。

“你还没有告诉我你的名字。”

“苏繁锦。”

“十七？”

“十九。”

“口音不像上海人。”

“老家在北平，三年前来的。”她始终用着极柔媚的声音，回答着再普通不过的问题。

“我很中意你。”他如是下着结论，让他有兴趣的女人着实不多。

“那是我的荣幸。”她点头，一副宠辱不惊的样子，在他看来却有种老气横秋的可爱。

他点燃一支烟，漂亮的指骨凹凸有致，她隔着重重烟雾看去，只觉深深浅浅的朦胧中，小小星火般的红点在依稀摇晃。他抽烟的样子很有种气势，好似一个帝王般不可一世。

想到这里，她便开始发呆。

“做我的女人。”他的话不是疑问句，而是肯定句。

她还是笑，没有回应，想来这是今天第二个对她说这话的男人，只不过第一个虚伪些，他却是霸道似的命令。

“你是个聪明的女人。”

她没来由地心里发紧，只得低头对那份千层酥用功，不料他漂亮的指骨不知何时攀上了她的嘴角。她抬头，是一个极暧昧的角度。

一瞬间，她以为他要吻她。

而他只是轻轻拿开她嘴角的食物残渣，然后似笑非笑般放到自己的嘴里。

“很美味——”

她的脸极突然地红了。

饭后餐点上来前，她借口离开坐席。

向侍应生问清了路，她便独自走向楼间。不料刚走出雅间，便被人狠狠拉到角落按在墙上。

待她看清那人，不禁倒抽了口气。

冷玉卿一副恨极的表情，好似要将她生吞活剥。“你这个淫荡的女人！”他的表情全然不似白日在医院那般儒雅，而是本性毕露的阴冷。

“放手。”她冷冷甩开。

“今天你突然拿出手术费，便是因为这个男人吗？你可知道他是什么人物？”

“我自然知道他是谁，也知道他是你绝对惹不起的男人。如果你还不是太蠢，便立刻对我死心转身离开。”